



腊梅开了

□ 漆艳平

腊梅开了，就开在这寒冬腊月里。

腊梅，亦称为蜡梅。因其与梅同时，香又相近，色似蜜蜡，故得此名。又因盛开于寒冬腊月，故称腊梅。腊梅不是梅花，就像熊猫不是猫。腊梅多为黄色。

今年的冬天，似乎比往年冬天的气温更暖一点。正月初二，我们一家到慈利零溪镇的魏家院子拜年走亲，每次都要到山茶油基地溜达一圈，到老山翁耕读书院内拍上几张腊梅图片。

正月初三，我早早地起了床，一个行人走在山茶油基地的小道上。蒙蒙细雨，稀稀疏疏洒了下来，撞击到我的脸上，散发处一阵阵泥土的气息。举目望去，那一山山、一坡坡、一岭岭碧绿的油茶林如绿色的波浪从天际慢慢铺陈开来，顺着地势，此起彼伏，成为时下万物萧条乡村山岭间一道美丽的风景。

走进老山翁耕读区大门口时，两只黄狗突然从耕读草堂窜了出来，朝我猛叫。我故作镇静地往前走，但心里还是有点害怕这样的阵仗。这时，一个女人从耕读区走了出来，手拿一把锄头，背个背篓，见我，大声地朝黄狗吆喝几声，两只黄狗乖乖地摇起尾巴走开。女人是专门负责春节期间看守院子的，与她简单寒暄几句，问道：“今年的腊梅开吗？”那女人笑呵呵地回答：“开了，开了。”

再往前走，顺着鹅卵石铺成的悠长小径拾级而上，耕读书院门前两侧“深耕细作仓更实 善读慎思气自华”的牌匾格外醒目。院内古朴、雅致、韵味十足。腊梅，它生长在严寒冬季，不与桃李争芳，长在院子里、墙角边，暗自芬芳，从不张扬，以其独特的芬芳和坚韧的生命力，成为冬日里的一抹亮色。墙角一株挺拔高大的腊梅树恰似撑起的一方苍穹向四面伸展，彷如一幅用水墨泼洒的山村雅居图画徐徐展开，与青翠的竹林、黄褐色土墙相映成趣。枝丫分叉有直、有横、有斜，还有互相缠绕的，没有一片叶子。忽然间，一只“叽叽喳喳”的喜鹊扑扇着翅膀，从腊梅树枝上一跃掠过我的头顶，飞到了对面的树丛中。抬头，树枝上每一朵腊梅都有着独特的姿态，或三两簇拥，或独自傲立，粉红的花儿正挂着晶莹的雨珠。含苞待放蜡黄的花朵，如同一个个害羞的小姑娘，片片柔情；绽放的花瓣，露出嫩黄色的花蕊，细薄的花瓣黄得那般纯净、透明，给腊月里的冬日添了几分色彩。

七重山，旧矿鞭化露营坛，鹿角噙露燃杜鹃。银河倾泻，栈道悬星，光堑洗尘。
八重山，红印落纸合作社，雪茶烟叶闻重峦。订单飞卷，汽笛声彻，霞涌白羊川。
九重山，日志墨染星辰斑，山海尽在垄亩间。两山卷轴，徐徐舒展，灵秀满春山！

九重山·驻大米界村札记（外一篇）

□ 杨痴草

余自壬寅夏受命驻守大米界村，任第一书记，迄今已历三春。三载以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千群齐心，共谋振兴，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今日之大米界，产业兴旺、环境美丽、社会和谐、万象更新。值此新春佳节，一元复始，仿前人《九张机》格律，自度新曲《九重山》，书山村巨变，开振兴新篇。担国家之任，答时代之卷。

一重山，张家坡顶雷惊残，铁镐锈蚀裂崖寒。当年矿砂，土渍石崩，疮痍不忍看。

二重山，王家院外烤烟翻，千亩绿浪卷云盘。挥锄垒埂，引墒铺膜，汗透粗布衫。

三重山，云盘塔陡药攀岩，黄柏咬石金缠银。大通汲露，木瓜抱月，星斗晒青栏。

四重山，董溪筑坝锁狂澜，山塘蓄玉映日穿。夯土三千，驮石九万，渠网十八弯。

五重山，樱桃孕蕾颤春寒，冷库凝霜待玉丸。货箱列阵，标签印月，静候破雄关。

六重山，遍访路穿旧门槛，童书小屋补残垣。晨扫庭阶，夜话桑麻，燕衔春泥还。

七重山，旧矿鞭化露营坛，鹿角噙露燃杜鹃。银河倾泻，栈道悬星，光堑洗尘。

八重山，红印落纸合作社，雪茶烟叶闻重峦。订单飞卷，汽笛声彻，霞涌白羊川。

九重山，日志墨染星辰斑，山海尽在垄亩间。两山卷轴，徐徐舒展，灵秀满春山！

大米界雪茶赋

时维乙巳，访茶茅岩河畔，见藤蔓披雪凝霜，土家阿婆采制尤勤。方知此非凡茶，乃显齿蛇葡萄之精魄，遂以武陵云雾濡之，作此篇以记奇茗。

夫雪茶者，非茶而胜于茶也。溯其本源，实乃葡萄藤脉异化而生。唯张家界西陲，茅岩河南岸，大米界方圆三十里岩壁，方得此造化神工。此处石英砂岩赤若丹霞，云海半年不散，每至深冬，冰晶与藤须相缠，竟成玉树琼枝之景。

观其形，蜷曲似虬龙探爪，舒展若凤凰垂羽；察其色，新采时翠舍琥珀，晾干后霜覆银毫。土家古法九制：三蒸祛其涩，三晾存其甘，三揉塑其形。尤须霜降后立冬前，采藤梢五寸嫩芽，方才得黄酮精髓。

至若烹渝之法，大有玄机。取茅岩河心活水，紫砂壶温控八十度，但见雪毫翻滚，恍如白蛟戏浪。初注水，异香迸发，似青榄混糅蜜柚；再冲淋，汤色渐转金黄，竟有松烟交织兰芷之韵。饮之，初觉清苦醒神，如立天门绝顶；俄而回甘绵长，恰似云海漫过峰峦。

更奇者，现代科学析其奥妙：二氢杨梅素暗合太极之道，消炎护肝；总黄酮量冠绝百草，清咽利喉。昔年土司以之解瘴气，今朝荣膺国家地标之列。每见茶农直播售新茗，方知绿水青山终不负。

赞曰：

藤本非茶却姓茶，冰魂雪魄出丹崖。
若问养生何处是，且看杯中舞银蛇。

乡村山水

□ 钟知娴

这段时间，我住在乡下外婆那温馨的小房子里，没事了就喜欢趴在窗前，向远方眺望。

最先映入眼帘的，是连绵不断的山峰，它们错落有致、层层叠叠，好似一群亲密无间的伙伴紧紧相拥。山上繁茂的树林，宛如大自然精心调配的调色盘，随着四季更迭，变幻出不同的色彩。春天，是鲜嫩欲滴的淡绿，处处洋溢着新生的希望；夏天，化作深沉浓郁的深绿，尽显蓬勃的生机；秋天，换上橙红的盛装，宣告着丰收的到来；冬天，皑皑白雪覆盖，一片银白，纯净而美好。

每天，天刚蒙蒙亮，第一缕阳光轻柔地洒下，山峰仿佛从沉睡中苏醒。这时，一层薄如轻纱的雾气悠悠飘来，轻轻将山峰笼罩。山峰在雾中若隐若现，阳光也变得忽明忽暗，恰似一位娇羞的少女，不太愿意展露全貌。

到了中午，太阳毫无保留地明晃晃照耀着。阳光穿过树叶的缝隙，在地上印下一片片斑驳的亮斑。微风轻轻拂过，清新的青草香气扑鼻而来，闻着让人浑身说不出的舒畅。阳光洒落在山峦上，给山的边缘勾勒出一道金边，看起来十分漂亮。

傍晚，太阳缓缓往山后落下。晚霞肆意地把半边天都染得红彤彤的，淡红、紫红、深黄相互交织，色彩斑斓，交相辉映，就像一幅绚丽多彩的油画。

夜晚，月亮悄悄爬上天空，有时弯弯的像一把精巧的镰刀，有时圆圆的像

一个光洁的盘子，安安静静地悬挂在那

里，温柔地俯瞰着大地。树林里一片寂

静，月光如水般倾洒，四处白花花的，

洁净又静谧。

山脚下有一条小河，无论春夏秋冬，还是晴天雨天，河水总是欢快地哗

哗流淌。那流水的声音，平和而有力，

让辛勤种地的农民听着心里格外踏实，

因为只要水在，庄稼就有了保障，一年的辛勤劳作便有了盼头。

我常常前往河边，河水清澈见底，能清晰看到河底形态各异的石头。有的

石头被河水冲刷得圆润光滑，有的则坑

洼洼，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小鱼在

水中欢快游弋，可河里石头和水草繁多，

全然不像《与朱元思书》中所写的“游鱼

戏石，直视无碍”。所以，小鱼只能在石

头缝里灵活穿梭，寻找属于它们的乐趣。

一阵微风吹过，河面上波光粼粼，能

看到河边柳树婀娜的倒影，柳枝俏皮

地伸进水里，轻轻搅动着河水，好似在

与河水亲昵地说悄悄话呢。不远处，一

位老奶奶坐在河边洗衣服，脸上带着和

蔼的笑容，看着在河里嬉笑玩水的孩

子。我看着这一幕，心里暖融融的，就

这样静静地坐着，尽情享受这份难得的

宁静。

乡村的山水，就是有一种独特的韵

味。山与水总是相依相伴，共同演绎着

大自然的神奇与美丽，也在我心中留下

了数不清的美好回忆。

阿巴砦，是阿爸的山寨，也是父亲的山寨。它深藏在何界界经年的岁月褶皱里，坚实可靠、唯美浪漫……这里有石头垒起的墙、银光闪闪的女儿冠、旷野里自由的风和宋词般优美的溶溶月。

傍晚时分，夕阳的余晖为阿巴砦披上了一层金色的纱巾。收摊后的小贩们踏着余晖缓缓归家，民宿里的客人们在露台上喝茶聊天，孩子们则在巷子里奔跑嬉戏，淡蓝色的炊烟在寨子上空飘荡……此时的阿巴砦，满载人间烟火。而我，仿佛就是那个出走归来的少年。

当夜幕降临，月光便如水般倾泻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月光下的阿巴砦，就像是一幅被时间定格的画卷。那些错落的屋舍，有距离却不疏远，在月色中显得格外的宁静和温馨。青石板铺就的小路，泛着淡淡的清辉，仿佛在诉说着久远的故事。山顶的女儿冠，闪耀着柔和的光芒，高贵而神秘。月光透过斑驳的树叶，洒落在寨子外的停机坪上，形成一片片零碎的光影，宛如梦幻的拼图。远处，山峦连绵起伏，与天空连成一片。而那月光，则如同一条银色的纽带，将山峦、寨子和我紧紧相连。

如果是夏天，如果恰好你也在，就请去寨楼上看一看吧。就这么站在这里，张开手臂，不用闭眼，便可以感受到在旷野里吹过来的风，香香的、凉凉的，就如同被少女凝脂般的纤手轻轻抚过。你也可以散漫地躺在随哪块石板上，仰望着浩瀚的星空，目光不用聚焦，思绪可自由切换。你可以是李白、是杜甫、是晏殊、是李清照，也可以是情窦初开的你自己。阿巴砦的溶溶月，就是你十七岁那年悄悄写下的第一首爱情诗。

冬天种的油菜在春天的时候会开出好看的花儿，结出细细密密的菜籽。如果你刚好在收割菜籽的时候来到阿巴砦，月亮出来后就到女儿冠下看一看吧。因为这个时候的月光有着天子山上的杜鹃花一般的淡淡红色。女儿冠的整个银帽子在这样的月光下会散发出一种非凡的、空灵的美。这一刻，遥远的黑幕里仿佛飘来了《马桑树儿搭灯台》的旋律，久久地在阿巴砦的夜空中悠扬婉转。此时的你肯定会跟我一样想象着自己就是那个骑着白马浴血沙场的红军战士，肯定会想到贺龙、贺锦斋、戴桂香和千万个从桑植走出去却再也没有回来的同胞们……如果你大胆地登上女儿冠，再俯看银帽上这些生动的花朵和鸟儿图案，仿佛下一刻，你也会变成鸟儿振翅飞走。此时的你，一定想朝着旷野里的某个方向霸气地唱一首《棒棒儿锤在岩头上》。阿巴砦的溶溶月，就是那个年轻的土家姑娘在河边洗衣服时对出的热辣滚烫的山歌。

秋天的阿巴砦就像是憨厚朴实的父亲正在太阳下等待远嫁归家的女儿。只要他能想出来的，便都被他显摆出来了。红艳艳的辣椒、橙黄色的苞谷、金灿灿的稻谷、香喷喷的桂花、油亮亮的腊肉……嗯，这么好的阿巴砦，你肯定跟我一样不想错过。哪怕是什么都不干，躺在碉堡上晒一天的太阳也是好的。当然，能在月色下的广场上摆下长龙宴，恣意地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就更好了。兴浓时就跳白族仗鼓舞、土家摆手舞，醉了就喝摔碗酒。哈哈，民族大融合嘛，重要的是开心。如果你的酒意够浓、胆子够大，不妨趁着这无边的月色探一探身后黑黢黢的山洞。那里面，肯定藏着父母为女儿出嫁、儿子娶媳妇时吃的苞谷烧，一坛坛、一缸缸，就堆在阳光和月亮都够不着的深处……风都变淡了，月光仍在静静地流淌，大伙儿沉醉其中，谁也不愿离去。你瞧，这阿巴砦的溶溶月，这丝绒般的触感，不就是一壶洞藏多年的老酒吗。

阿巴砦的女儿冠，二十一幅风格迥异的民宿，专属的直升机停机坪和桑植的种种美食为我们远离尘世的喧嚣，心有所归找到了出口。我们将从这里回到父亲的山寨，回到故乡，在溶溶的月色里重逢童年时的自己。

阿巴砦里的溶溶月，风景独美，我的恋歌在月色里起舞。好一个阿巴砦，好一个溶溶月。你来游览吗？

□ 露钰源

阿巴砦里溶溶月